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64

華嚴起宗真禪師語錄

清 真說　力廣等錄（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敘
  - 行實
  - 住真州華嚴禪寺
    - 開堂
    - 據室
    - 披法衣
    - 陞座
    - 當晚小參
    - 謝同慶和尚芙蓉大師上堂
    - 辭眾入楚掃祖塔小參
    - 溈山上堂
    - 先老和尚像前上供
    - 到同慶請上堂
    - 到芙蓉請上堂
    - 溈山回小參
    - 佛成道日為力然剃度力修說優婆夷戒上堂
    - 先老和尚忌上供
    - 除夕小參
    - 元旦示眾
    - 天中節示眾
    - 晒藏經示眾
    - 溈山天兄和尚訃至上堂
    - 天童密祖上供
    - 大梅與老和尚訃至上堂
    - 久雨不晴示眾
    - 立秋示眾
    - 先老和尚十週忌上堂
    - 示眾
    - 天中節小參
    - 除夕小參
    - 掃五峰學祖塔
    - 掃養拙明祖塔

    - 掃慧山老和尚塔
  - 舉古
  - 頌古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起宗真禪師語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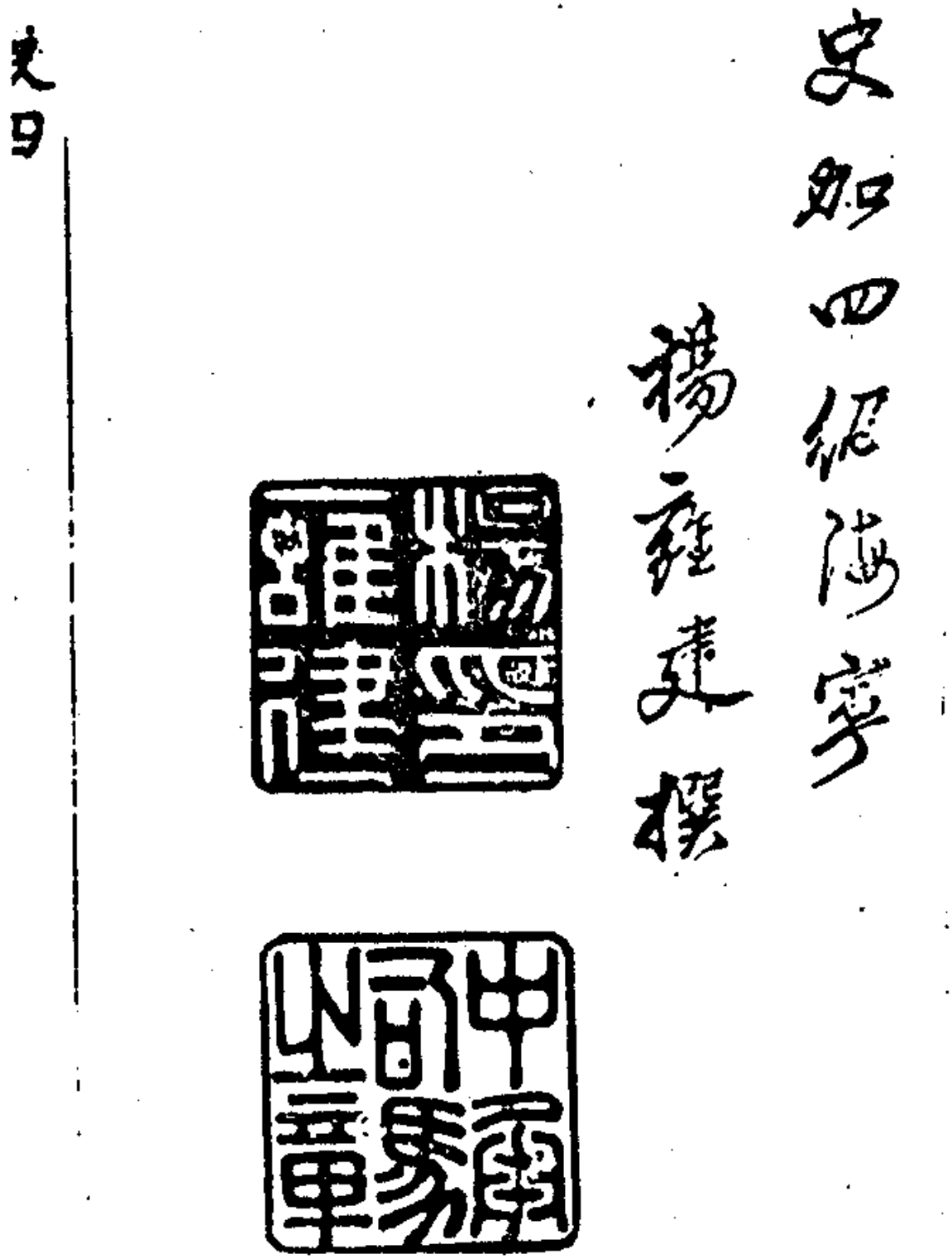
起宗真禪師語錄敘

世之所謂儒釋道者乃有三教之分耶自余觀之其理則一三者奚為若吾儒者從其道以匡世而釋者見其性以精迷若道者觀其妙以邈妄此所謂一即三三即一也惟釋氏又有宗教得之三門教者精研佛典講演度人律者依佛修持不違模範宗者參禪悟道明心見性真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其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為妙而遞代相傳綿綿無間一致于今也信乎禪宗之妙猶甚於他途者哉內閣天章密雲和尚為禪宗桂石嗣法者蓋亦蓄術而大溢一派可為盛矣復閱古梅之嗣曰起宗者禪風大振於儀揚法雨弘施於寧內言之見諦語之驚人視其氣概亦不下于達磨西來真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謂也是為敘

敘三

壬午仲夏佛誕日

賜進士第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右侍郎前巡撫貴州纂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副都御



大清康熙庚辰四月八日，弟子力廣同職事等袖香入室，請師詳說行實，以曉後學，師笑而不答。廣目請，師曰：「不見佛云：『凡有所相，皆是虛妄。』我有何行實乎？」廣曰：「那畔消息，無處啟口；這邊生緣，何妨吐露？不假言說，無以表白，生平履歷，願樂欲聞。」師曰：「余本貫人也，先君姓胡，諱應榮，字春雨，母洪氏，俱樂善好施，長齋繡佛，拾棺多年，齋僧無算。崇禎戊寅十月二日，余始生焉。當其孕余之初，先母夢一老衲，露頂跣足，攜一瓢一杖，向余家乞食求宿，先君納之，因而有孕。既孕在身，寒暑不覺，懷八月乃生。生時下地不聲，自寅至午，如夢忽覺，方始囙地。嗣後屢多災厄，遇經卷則喜，見殺不食。至十一歲，而先母見背，余即奮出塵之志，先君乃痛罵力阻，勢不敢為。于是喫齋報母，早夜跪誦血盆尊經，又為父齋僧數億萬，居塵五十年，日夜以不能出家為憂。至庚午年，乃捨家入菴，兒輩延內外親友再四挽留，且惡阻云：『有為我母披削者，即與拼命。』當時近方知識，莫敢為余披削。余奮恨無已，遂取刀自斷其髮焉。是歲二月初三之夜，夢坐于大山之麓，山上一白牛，闊角大身，向余而來，繞其左右，余引手以摸，而牛垂頭不動，余即攀角以登其背，牛便飛騰而出，余甚驚恐，至醒時，通身皆汗。及平明，而山光宗元和尚至，余述以告宗，宗連聲致賀曰：『汝師至矣。』余詢所以，宗曰：『水牯牛，溈山公案也。溈山和尚昨至我菴。』余即迎請過菴，一見便喜如舊識，即拜而薙染焉。本月二十，即上華山求戒。得戒回，即立誓禁足，晨夕禮誦，兼書一切法寶，由是衣不解帶，身不沾蓆。至十月，四面火起，余搭衣持缽，端坐佛前，而火至菴，左右盡息。一日，先師老人見余苦狀，乃開導曰：『汝之精勤可謂至矣，然欲了生死，務當究明自己心地，苟心地不明，終是徒然。』余即問曰：『未審心地如何究明？』曰：『汝自看書經底、禮拜底、經行坐臥底、穿衣喫飯底是什麼人？』余曰：『更沒有別箇。』老人厲聲曰：『你道畢竟是阿誰？』余方擬對，老人以手掩口，著力一推，余跌得冷汗通身，心便豁然。一日，老人來，余正值坐香，老人曰：『好箇伶俐衲僧，無端向鬼窟裏著倒。』余起身禮拜曰：『敢問如何即是？』老人緩步曰：『要行便行。』余仍去就座，曰：『你作麼生？』余曰：『某甲坐也不為分外。』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又一日，老人來菴，余門迎，老人把住曰：『不容擬議，道將一句來。』余與劈面一掌，老人曰：『你打老僧那？』余曰：『某甲罪過。』老人點首曰：『宛有丈夫之作。』遂入，索筆書偈曰：『開法四十年，止付一法子。戊遊南都，今春披削爾。見爾有大志，精進勇猛耳。生長仕家，不愛朱與

紫。行同大丈夫，骨格非凡比。且具大智慧，根器尤可喜。一念已回光，即合諸玄旨。盡瘁以終身，慎勿生少弛。辦取佛祖心，我宗賴子起。不虛此遠來，吾道而東矣。達磨來東都，付囑尼總持。我今囑付汝，古今亦如是。』余接得，即命就火，曰：『某甲不是這般種草，且莫塗污他。』老人曰：『汝但將取，當常如是精進，深蓄厚養，異日大興佛事，不虛吾南遊一次也。』余方始拜受。後余又寫老人頂相，乞請題讚，題云：『一片雲帆湘上來，江南淮北漫徘徊。白沙津畔堪遺影，留與兒孫一展開。』并寫遺書偈語，書畢即逝。我天翼法兄奉靈龕回山，余三年願滿，乃出關上維揚，持缽詣華山謝戒。我得戒上定下菴和尚，又以衣缽源瀛付余。及回，乃上溈山，為先老人造塔，并掃諸祖塔。掃塔回，乃建此寺，經營布置，皆余身親理焉。鄙意原欲自了，以度餘生。丁丑十月二日，余初度之辰，我同慶電兄、芙蓉姪暨本邑縉紳勸請出世開堂，余堅辭不敢濫廁法門，以辱先宗。卻之不已，乃效顰作鬼面神頭，說脫空妄語，種種敗闕，不敢告人。今被汝等追索不已，不免盡情搬出，亦任明眼衲僧笑破鼻孔。」

板存楞嚴

起宗真禪師語錄卷上

侍者力廣記錄

住真州華嚴禪寺

康熙丁丑十月初二，師六旬初度，大溈同慶電兄和尚、芙蓉　姪大師暨闔邑縉紳檀護等，請就本寺開堂。

據室

「華嚴界闊，香水海深，南詢五十三處，要且未識歸程。如今直饒識得，更須喫新長老手裏烏藤。何故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拈柱卓一卓，便起。

披法衣

「脫卻珍御，不失大人境界；權掛垢衣，豈減本地風光。牽拽犁耙風雨裏，天上人間絕覆藏。」

陞座

至法座前，指座云：「大寶華王座，高而無上，廣而無邊，當頭坐斷，迥絕躋攀。」喝一喝，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空界，葉覆娑婆，重而價不可酬，尊而無物堪比，熱向爐中，專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堯風永被于四表，湯德恒新于兩間。」又指香云：「此一瓣香，出於東坡，來自北海，奉為滿朝文武、闔邑縉紳，伏願常為佛國屏翰，永作法城金湯。」復拈香云：「此一瓣香，枝出同條，葉無異種，奉為現前請主和尚及諸法屬，伏願揭慧日於千秋，續心燈于萬古。」復懷中取香云：「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覷之眼盲、嗅著腦裂，生長五濁世中，安居荊棘林裏，遇著箇沒意智底老古錐，和根截斷，枝葉不存，拋向揸[打-丁+(天/韭)]堆頭，日炙風吹，歷盡寒暑，雖則重新花放，到底惡性不除。今對人天眾前，不免乘時拈出，供養潭州大溈山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上古下梅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同慶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千方百計，橫說豎說，總未有半人道著，新長老忍俊不禁，不免盡情與諸人說破。」乃拈拂子，拂一拂，云：「一時抖下了也，莫有撥著便轉底衲僧麼？出來，新華嚴與汝證據。」一僧纔出，師云：「不得禮拜。」僧拂袖便出，師云：「放子三十棒。」問：「玄要君臣即不問，如何是接物利生句？」師云：「揚子江心水北流。」進云：「如何是全提正令句？」師云：「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進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打一棒，云：「自來用得者箇慣。」進云：「不虛為臨濟兒孫。」師連棒，云：「識甚好惡？」問：「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未審金山年多少？」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進云：「和尚年多少？」師云：「與金山不別。」進云：「恁麼則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云：「且莫錯會好。」進云：「不得吾師親指示，天寧豈見塔高低？」師打，云：「且道是賞你？是罰你？」僧擬議，師喝退，云：「妄語漢。」乃云：「黃花散彩，紫菊飄香，娘生面目，覿露堂堂，直是情與無情悉皆平等，更說甚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驀豎拂子，云：「還會麼？直饒會得，東西十萬，南北八千；設或不會，新長老與你下箇注腳：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者箇且止，秖如山僧今日為國開堂，且接物利生一句又作麼生道？」拂一拂，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同慶和尚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

「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列祖并興為一大事因緣，天下老古錐搖唇鼓舌、抖搜屎腸、談玄談妙、說性說心為一大事因緣，現前諸人破恩愛綱、發向上心、參方訪道、拼命捨身也只為一大事因緣。未審喚甚麼作大事因緣？莫是諸佛出世、列祖并興便當得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談玄談妙、說性說心便當得麼？且喜沒交涉。更莫是參方訪道、拼命捨身便當得麼？且喜沒交涉。既總沒交涉，畢竟喚甚麼作大事因緣？不見僧問投子禪師：『如何是和尚大事因緣？』子云：『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大眾！這則公案甚是直截，只是古往今來不作世諦流布，便作佛法商量，所以孤負先聖、埋沒己靈，鮮有會者。如今諸人若也直下會去，不惟大事了畢，便可獨步丹霄；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各自摸索去，莫道新長老不為人好。」喝一喝，下座。

謝同慶和尚芙蓉大師上堂

「兩掌鬧摑摑，孤掌不浪鳴。出頭天外看，誰是個般人。」

辭眾入楚掃祖塔小參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無知識，休別覓。」拈拄杖云：「椰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時有僧出問，師以拄杖擲退云：「生平肝膽向人傾，相識何如不相識？」

溈山上堂

「吹無孔笛，鼓沒弦琴，聽者貴乎知音，和者須是作家。山僧昔年在揚子拾得一張焦尾，常操太古清音，爭奈鍾期不遇？今來萬仞峰頂，意欲囊藏高掛，又被法兄和尚拶向曲糸床上，不免逢場作戲，迭奏篪。」乃橫按拂子作操琴勢，云：「不是新豐調、雲門曲，亦非高山流水、太古清音，汝等欲知其中端的，請試問取堂頭和尚。」僧問：「陽春白雪即不問，同聲相應一句且作麼生道？」師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進云：「一種沒弦琴，唯師彈得妙。」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進云：「恁麼則好音在耳人皆聾。」師云：「不是知音客，徒勞話歲寒。」進云：「不是作家頻指點，清濁高下誰解分？」師云：「果然承虛接響。」

先老和尚像前上供

「水路三千今賺我，真州鏟草恨當年，莫言忤逆無回互，懸怨重重敢不宜。」顧左右，云：「且道那裏是？是怨？」上香，云：「[颱-台+弗][颱-台+弗]栴檀爐內熱，不須試驗髑髏前。」

到同慶請上堂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四七二三，不知落處。要知落處麼？」擲下拄杖，云：「試請方丈和尚與汝指注。」

到芙蓉請上堂

「此是我先師老人建法幢、立宗旨底處所，不肖今日既到這裏，豈可袖手傍觀？」乃云：「諸佛說不到處，閉口道著；列祖行不到處，舉步踏著。此是老人不惜眉毛與諸人解粘去縛底句子，汝等諸人無不了知。山僧如今要問諸人：道著踏著底是個甚麼？若道語言三昧，因甚古人又道：『盡力道不出。』若道步步不離，古人何故又道：『踏著即禍生。』這裏辨得倜儻分明，許你登得先師堂、入得先師室；脫或未然，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二六時中當殷勤請益方丈。」

溈山回小參

舉：「大慧禪師出鄉歸，上堂，舉：『五祖和尚出隊歸，示眾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失卻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麼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大慧云：『徑山法孫出隊八十餘日，鼻孔常與眼睛相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拾得骨董。既無骨董，則無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畢竟得箇甚麼？夜深水漁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五祖拾得骨董，徑山滿載明月，雖然兩彩一鬻，要且同得同失。華嚴遠孫入楚半歲，也無得、也無失，但喜祖父田園界畔分明，原本契書毫髮不朽。今日歸來無可人事，秖學得些湖南風氣，不免舉似大眾：拽捧旋風打，莫嫌杜蠻。」

佛成道日為力然剃度力修說優婆夷戒上堂

「現出明星初八夜，眼光爍破四天下，看來猶是欠唧溜，迄至于今成話把。雖然如是，還有識得釋迦老子落處者麼？若也識得，無髮可削、無戒可受，妄相執著猶如夢幻，智慧德相亦是強名，若僧若俗、或緇或素，總與如來無二無別；若也未識，不免鏟卻殿前草，

轉俗為僧，受持福田衣，除素披緇，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且自熟習。何故噇？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先老和尚忌上供

舉：「高峰妙祖為雪嵓和尚上供云：『昔年瞎卻我眼，今朝穿卻你鼻，冤冤相報無休，莫若克己復禮。』」師云：「大小祖師猶未了在。華嚴這裏不然，昔年瞎卻我眼，今朝穿卻你鼻，一任叫苦含冤，永作千秋準的。何故如此？不曲藏直。」

除夕小參

「年已窮，歲已盡，好箇消息；新未至，舊將除，正宜著眼。看他舊底除向甚處？新底來自何方？這裏覷得破，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還委悉麼？」震威一喝，云：「爆竹一聲吹臘去，玉梅幾點送春來。」

元旦示眾

「年新月新，日新時新，珊瑚枝枝撐著月；舊天舊地，舊水舊山，優曇朵朵透塵埃。此二轉語有一轉，有縱有奪，有殺有活，橫該八節四時，豎攝四象兩儀，亙古今而常新，歷始終而不變。有人辨得，許你條令斬新；倘其未能，待我上山斫棒來。」

天中節示眾

「今朝正是五月午，蒲劍光寒逼寰宇。諸障雜毒盡潛蹤，鬼怪妖魔悉回互。含冤叫苦入無門，坐斷當陽絕伴侶。驀然撞破黑山家，燕尾大虫元是虎。」

晒藏經示眾

「六月六日以前，金鎖重重；六月六日已後，重重金鎖。正當六月六日事如何？」展兩手云：「一時打開，一任諸人搬底搬，晒底晒。」

溈山天兄和尚訃至上堂

「人從江西來，帶得湖南信，報道：我法兄和尚般大涅槃，為眾說法，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要津把斷，水泄不通。』」拈起訃書，云：「大眾！既水泄不通，且道這箇從甚處得來？」良久，顧左右，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噓一噓，下座。

天童密祖上供

「這箇老古錐，慣擊塗毒鼓，大唐國裏人，含冤無處吐。今遇忤逆孫，翻面不認祖，打折你驢腰，亦任叫冤苦。何故噇？冤有頭，債有主。」燒香便拜。

大梅與老和尚訃至上堂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只一月，無二月，明眼衲僧鑒不出。大梅老，慣饒舌，數十餘年渾漏泄。偶爾驚聞示泥洹，乾坤大地俱失色。大眾！雖則法幢摧、法梁折、法海枯、法眼滅，須信真實為汝諸人說。」拍香几，下座。

久雨不晴示眾

舉：「天目禮禪師示眾云：『久雨不晴，滴爛虛空，會與不會，南北西東。』」師云：「有道天目漏逗太煞，殊不知這漢搽東拽西，敗闕不少。華嚴不是貶剝古人，且貴流通正眼。」乃云：「久雨不晴，虛空不濕，直下薦取，眉橫鼻直。華嚴恁般舉唱，或有箇出來道：『如斯說話，也是徐六擔板。』只向道：『逢人但恁麼舉。』」

立秋示眾

「金風扇野，玉露垂珠，萬水澄波，千峰削色，草木憔悴光華，銀河愈見皎潔，蛩吟砌畔，鶴唳長空，客窗午夢魂消，萬里家山頃刻。當恁麼時，正好驟步歸家，識取祖翁田地，檢清界畔，人畜草木各安其位，猶是轉句。假饒到得水窮山盡，水落草枯，歸家穩坐，日空四海，始是半提。然後不守寒嵓異草，直待冰河燄發，途中不離家舍，家舍不離途中，庶可會全提底時節。要識全提時節麼？」按拄杖，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一卓，下座。

先老和尚十週忌上堂

「身從無相中受身，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所以，諸佛從無所住處利生、列祖從無所住處接物、天地從無所住處覆載、日月星辰從無所住處照臨、時序從無所住處而寒暑往來、江湖從無所住處而川流不息，以至人畜草木、飛潛動植莫不從無所住處而頭出頭沒。諸人若向這裏著得隻眼，則知先師底落處；知得先師底落處，則知諸佛列祖底落處；既知諸佛列祖底落處，則知一切人畜草木、飛潛動植底落處淨裸裸、赤洒洒、沒可把，亦任孤峰頂上壁立萬仞、十字街頭灰頭上而驅耕奪食、打鎖敲枷。莫有識得者麼？出來通箇消息看。」良久，眾無出者，師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擲拂子，下座。

示眾

「放過一著，未必不為好手，纔見便鏟，大似逐塊韓盧。雖然事無一向，妙在臨時，直下來也，作麼生回避？」噓一噓，云：「一箭過遼西。」

天中節小參

「五月五日天中節，千妖百怪盡潛滅。無論赤口，說甚白舌。艾虎威獰踞戶傍，摩訶般若波羅蜜。」

除夕小參

「烹露地白牛，徒費己力。三十日到了，著甚死急？」拍香几云：「明朝是初一。」

掃五峰學祖塔

「葉落江南，根歸潭北，祇陀林裏為家，毘盧峰前作宅，惡聲流布滿寰中，千眼大悲窺莫及。既窺莫及，未審如何與老祖相見？」拈香，云：「擬議思量，天地懸隔。」

掃養拙明祖塔

「打破水桶，金粟寺裏大人相；贏得溈山，天童室中長孫子。得五峰老祖一牛，還慧山師翁一馬。踏殺天下人，聲光傾四野。」拈香打一圓相，于中作女人拜云：「我本自家兒孫，全無些子客話。」

掃慧山老和尚塔

「孤危壁立，迥絕躋攀，佛祖到來，退身有分。今日不肖徵孫未審作何行逕？」喝一喝，云：「直踏毘盧頂上行。」
起宗真禪師語錄卷上終

起宗真禪師語錄卷下

記室力能錄

舉古

舉：「鼓山赴閩王請，雪峰門送云：『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云：『和尚是伊未在？』峰云：『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往中路把住云：『師兄甚麼處去？』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峰云：『好隻聖箭被我折卻了也。』遂舉前話，峰云：『渠有語在。』孚云：『這凍膿猶有鄉情在。』」

師云：「且道這聖箭畢竟是有折處？無折處？若道有，要且問答分明；若道無，爭奈孚老不肯。具出格眼者定當看。」

舉：「興教坦和尚開堂日，省宗化主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祖師既西來，因甚麼杳無消息？』坦云：『雞足峰前風悄然。』宗云：『未在，更道。』坦云：『大雪滿長安。』宗云：『無人識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拜。坦云：『新興教今日失利。』歸方丈，請宗至，云：『適來錯抵對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宗云：『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拜無眼長老？』坦云：『我別有語也。』宗理前問，至未在更道處，坦云：『我有三十棒寄打雪竇。』宗乃禮拜。」

師云：「興教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也正令全提，免致遭人檢點。宗化主雖具作家眼腦，也是龍頭蛇尾。」

舉：「玄沙同天龍斫柴次，見一虎，龍云：『和尚虎。』沙云：『是汝虎。』歸院後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沙云：『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

師云：「兩個弄泥(圖漢)，殊不顧傍觀者團。」

舉：「金陵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深云：『俊哉！一似個衲僧相似。』明云：『雖然如是，爭如不撞入網羅好？』深云：『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師云：「金陵出得入不得，明老入了出不得。莫有能出能入者麼？三生六十劫。」

舉：「丹霞訪龐居士，見靈昭女洗菜，乃問：『居士在否？』女放下菜籃，叉手而立。霞又問：『居士在否？』女提籃便行，霞便回。須臾居士歸，女舉似前話，士云：『丹霞在否？』女云：『去也。』士云：『赤土塗牛奶。』」

師云：「盡道靈昭收放自由，殊不知被丹霞勘徹骨髓。居士雖則明鏡當臺，也未免雪上加霜。」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作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于今更不疑。』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眾疑此語，沙乃問地藏云：『我恁麼道，你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師云：「大小玄沙令行不全。雖然，秖如地藏恁麼道，畢竟憑何道理？有人道得出，許你具越格眼。」

：

「舉須菩提問舍利弗：『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異？』弗云：『此義深遠，吾不能說。上方有彌勒大士深明此義，汝往問彼，當為汝說。』提即往問，勒曰：『誰是彌勒？誰云彌勒？』」

師震聲一喝，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管教耀古騰今。」復顧左右，云：「汝等諸人還覺腦門重麼？」

舉：「僧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

師云：「領取勾頭意，莫認定盤星。」

舉：「劉鐵磨到溈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師云：「這則公案，一往觀去，賓主歷然，仔細看來，有得有失。且道誰得誰失？」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床擒住，打一掌便拓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拜，忽然大悟。」

師云：「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

般。』穴云：『你見甚麼道理？』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
師云：「風穴令行不全，牧主與麼道，也好與一拂子。」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汨不迷己。』僧云：『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師云：「大小鏡清，廉纖不少。」
舉：「馬祖與百丈行次，見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麼？』丈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把丈鼻頭一扭，丈作痛聲，祖云：『何曾飛去？』丈於此有省。」
師云：「馬師不奈船何，打破戽斗。雖然，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門云：『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門打一掌。僧云：『某甲話在。』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一掌。」
師云：「雲門固是眼親手便，然要活這僧，猶未許在。」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訴不下。』」
師云：「這有年無德漢，大似箇無齒大虫，你等諸人還識他利害處麼？若也識得，許你具衲僧眼。」
舉：「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師云：「這寶若只在形山，終屬乾坤籠罩，何足貴哉？須知汝等諸人各有無價摩尼，若也荐得，一生受用不盡。」擊禪床，下座。
舉：「南泉一日因兩堂爭貓兒，泉提起貓云：『道得即不斬。』眾無對，泉斬貓為兩段。至晚，舉問趙州，州脫草鞋頂戴而出，泉云：『子若在，即救得貓兒。』」
師云：「南泉正令全提，趙州轉身活潑，雖則賓主歷然，要未踏著關捩子在。」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禮拜而去。去後，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師云：「外道面塗世尊，世尊熱瞞阿難，一夥販私鹽漢，好各與三十烏藤。何故？見事不平誰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

舉：「南泉、歸宗、麻谷國禮忠國師，泉于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宗于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何心倖？』」
師云：「一夥弄精魂漢，未出門時，腳跟下好與三十棒。」
舉：「金牛每至齋時，自將飯桶于僧堂前作舞，復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吃飯來。』」
師云：「金牛雖則殷勤太煞，看來也是無端。設有個出來問：『和尚又作麼生？』但對他道：『自來一雙窮相手，不曾低揖等閒人。』」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子云：『是。』僧云：『和尚莫[尸@豕]沸碗鳴聲。』子便打。僧又問：『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子云：『是。』僧云：『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子便打。」
師云：「有頭無尾漢，當時何不拗折拄杖，熱面再唾？」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麏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山云：『侍者拖出。』僧便走。山云：『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師云：「雖似見機而作，卻也隈刀避劍。若解當鋒取勝，果然是員戰將。」
舉：「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磨乃渡江至魏。」
師云：「祖師純剛打就，武帝生鐵鎔成，驀箚相逢，佳話千古。雖然如是，門庭施設即不無，若約衲僧門下，須別有振作始得。諸人脫或遲疑，山僧不免別行一路去也。」呵呵大笑，下座。
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世尊以威神力，貶向二鐵圍山。」
師云：「有等瞎眼阿師見恁般公案，便道：『動念即乖。』大似狂狗逐塊。真上座見處與諸方各別，如今設有起佛見、法見底，無底缽盂盛飯供養伊。何故噇？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
舉三聖透網念鱗因緣。
師云：「我即不然。『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木札羹、鐵釘飯。』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莫怪空疏，伏惟尚嚮。」

頌古

舉誰是彌勒、誰云彌勒因緣。

誰是彌勒云彌勒，眼睛鼻子俱突出，衲僧撞見眼頭高，盡力提持去不得。

舉興教坦和尚開堂因緣。

無人識意憶南泉，鼻孔撩天也被穿，等閑運出鐵牛機，華岳三峰倒插天。

舉玄沙同天龍斫柴因緣。

五五二十五，打破鹽官鼓，覿面絕疏親，特地大家補。大家補，四七二三面相睹。

舉德山到溈山因緣。

掣電轟雷運略韜，收來放出在秋毫，坐觀成敗溈山老，陷虎機能用不勞。

舉：「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堪笑雪峰老婆禪，無端拈出教人看，可憐待兔守株客，不解風前聽杜鵑。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當陽獨露絕疏親，雖然佛法無多子，倒底還他手眼明。

舉：「俱胝凡有僧問，只豎一指。」

俱胝佛法不爭多，試問時人見也麼？擬向指頭尖上會，鷂子早已過新羅。

舉：「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迴避寒暑枉勞神，無寒暑處語豈誠？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　　時如何？』山云：『放出關中主看。』良云：『與麼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云：『闍黎且來。』良回首。山云：『一鏃破三關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關中主，尊寰宇，一鏃三關知幾許。氣宇信如王，誰敢嬰其武。

堪笑負命者，有眼還同瞽。報君知，莫莽鹵，未解行人休離母。

舉：「僧從定州會裏到烏臼，臼云：『甚處來？』僧云：『定州。』臼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云：『不別。』臼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云：『今日打著一個。』又打三下，僧便出，臼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臼云：『汝要，山僧與汝。』僧奪棒打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臼云：『草草

打著個漢。』僧禮拜，臼云：『卻與麼去。』僧大笑而出，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作者相逢迥不同，針縫影裏騎大鵬。李廣當年入虜庭，看來未足盡英雄。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有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柱杖挃，僧退後，門云：『汝不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患啞。』其僧于此有省。」

一藥能痊三般病，三般病藥一般性。金博金兮水洗水，作者還將病醫病。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痕，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世界身心徹底窮，與誰把手上高峰？飢食渴飲眠高枕，曉起扶桑日已紅。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